

梦境 以北

敬文东 著

——
失败主义者手记

梦境 以北

敬文东 著

——
失败主义者手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境以北: 失败主义者手记/敬文东著. 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6. 8

ISBN 978-7-5321-6110-2

I. ①梦… II. ①敬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64790号

出品人: 陈征

责任编辑: 余雪霁

封面设计: 钱祯

封面插画: 丁琦

书名: 梦境以北: 失败主义者手记

作者: 敬文东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行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

印刷: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 6.375

插页: 2

字数: 143,000

印次: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110-2/G · 162

定价: 30.00元

告读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13817973165

献给钟鸣和韩少功

目 录

1. 我们的睡眠，我们的失败 / 1
2. 我们的梦乡，我们的故乡 / 29
3. 梦神，卑微的梦神 / 60
4. 梦奸犯的诞生 / 87
5. 占梦术的秘密 / 115
6. 梦境等级制度 / 143
7. 圣人之梦 / 170
- 后记 / 195

1. 我们的睡眠,我们的失败

“劳动一日,可得一夜的安眠;勤劳一生,可得幸福的长眠。”达·芬奇赞美的是劳动,更是劳动、睡眠和幸福之间的亲缘关系。但他最想称颂的,或许是将上述三者连在一起的曲线、时间和隧道,尤其是那条不断延宕、朝六个方位升腾的曲线,不太可能是野心、阴谋、诡诈、最大的人生利润,更何况假借劳动才机缘巧合带来的荣誉金字塔呢?按照巴洛克主义者(Baroque)的美学立场和伦理学观点,直线“一根肠子通屁眼”^①的率真特性,简直等同于罪恶,因为它太赤裸、太露骨,约等于初次见面就贸然求欢。达·芬奇,那个被好奇心控制,随时准备冒险解剖尸体,以求弄清人体结构、不让画笔犯下透视错误的杰出人物,非常了解劳动的性格和品质,洞悉劳动、睡眠和幸福间的亲缘关系。依神学大师德尔图良(Tertullianus)不无轻蔑性的看法,劳动,尤其是被早期西方贤哲轻视的体力活与手艺活,“总要比马戏场、剧场和各种

^① 蜀语,意为太直率、太口无遮拦。

竞技场中的活动更为高尚”^①。因此,达·芬奇,那本辛勤劳作的百科全书,才愿意赋予劳动、睡眠以温婉的质地。

但是,除了华夏民人传说中的“小国寡民”阶段(我称之为阴的世界而不是阳的世界)^②,以及古希腊人心目中醇厚、恬静的“黄金时代”(Golden Times),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发出的战斗宣言——“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”(A nous deux, maintenant!)^③——却无疑是一切时代最真实的人生广告术语,最嘹亮的号角,最催人“无利不起早”的鼓点,也是描写人之野心最简洁、最笔挺的“元语言”(metalinguistic),就像有人说过的,我们押的是每一个闪念,但每一次的赌注,却是整整一辈子。自此,被蹂躏、被异化的劳动,成为我们生命中最晦暗、最黏稠的部分,迅速构成了“拼命”的基本要素、争取人生“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”的坚实底座,何况德国社会学家尼克劳斯·桑巴特(Nicolaus Sombart)早就从欧洲现实生活的正面战场上,以四两拨千斤的轻松招式优雅地保证过:人生“对每一个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提出的挑战,极其简洁地表现在这几个字中”^④。但那个过分迷恋巴黎的花花公子,厌恶德国的德国佬显然忘记了,“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”,也是法国结构主义者眼中最简洁、最经济、

① 德尔图良:《护教篇》,涂世华译,上海三联书店,2007年,第151页。

② “阳的世界”指大一统帝国笼罩下的现实世界,“阴的世界”指“小国寡民”的初级社会(参阅敬文东:《牲人盈天下——中国文化的精神分析》,未刊,2009年)。补注:写作本书时《牲人盈天下》尚未出版,但它已经于本书完成后的2011年1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③ 巴尔扎克语,参阅尼克劳斯·桑巴特:《巴黎的学习岁月》,洪天富译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0年,第28页。

④ 尼克劳斯·桑巴特:《巴黎的学习岁月》,前揭,第29页。

最笔直的人生句式，主、谓、宾齐全，定、状、补暗含，何况额外还有一个买一送一的语气助词，为它增添了必不可少的曲线；何况浪漫、颓废的巴黎，还是这条蜿蜒起伏的曲线自我繁殖和隐藏自身的首都，但它也是结构主义者罗兰·巴尔特（Roland Barthes）、列维-斯特劳斯（Claude Levi-Strauss）和米歇尔·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等人的拿撒勒（Nazareth）——上帝之子的诞生地。

自此以后，拉斯蒂涅，那个被捏造出来的人物发出的战斗誓言，才无时无刻不敲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“社会垃圾堆上的人”^①的卑微灵魂。它让我们心醉神迷，令我们神情亢奋，鼓励我们盯着裸体骨头的双眼持续放电……总之，它的品貌、气质、乳房、四肢和腰身，都同结构主义者乐于将人生看作一个长句的做派，吻合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。但结构主义者的长句人生观，还是过早暴露出它的宿命论嘴脸：黑格尔宣称凡存在即合理；自称厌恶黑格尔、嫌弃形而上学的结构主义，却主动找出了“合理”之“存在”的结构性机制，还为那句人尽皆知的名言，给出了动力学维度上的繁复论证。同黑格尔老套、刻板的德意志面孔相比，结构主义徐娘半老却又风韵犹存的“三仙姑”做派意味着：我们的人生样态只能如此、只得如此、只该如此，奴隶永远是奴隶，老婆永远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个，宛若死亡只愿意同它自己相像。长有一张法国面孔的结构主义试图表明：它一直都是“修饰我们叙述的宿命论公式”——宛若爱德华·萨义德（Edward W. Said）针对某种令人厌恶的现实境况痛斥过的那样。而结构，它当真是奇格弗里

① 博·赫拉巴尔（Bohumil Hrabal）：《巴比代尔》，杨乐云等译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6页。

德·吉迪翁断言的那样,始终“扮演着无意识的角色”,总是倾心于“专制性的形式世界那样”么^①?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,几乎所有结构主义者都选择性地忘记了其论敌——布罗代尔(Fernand Braudel)——的警告和奚落。当然,在布罗代尔所属的“年鉴学派”(Annales School)诸君子看来,布氏铿锵有力、作风霸道的言辞,首先是奚落,其次才是警告:“所有的结构都同时既是历史的基础又是历史的障碍。”^②但这等含沙射影、指桑骂槐之辞,远不足以打击结构主义者自信满满的方法论“肾脏”,因为在他酣醺醺的高潮时分或癫狂时刻,最想要的,就是结构内部的“吊诡”特性。他也乐于宣称:结构内部左脚给右脚下绊子、右手扇向左脸的喜剧情景,正昭示了人生的自相矛盾;有且只有结构内部的“吊诡”特性,才能让结构主义者在绵远、悠长、密不透风的语言空间中,重新安排、设置、规划和重组我们矛盾透顶的人生与生活。或许,这才是结构主义之于我等凡人的唯一真实性,因为它像前东德(民主德国)一样,总是倾向于建设一种“没有心脏的躯干国家”^③,亦即脑子停摆,阳具挺拔,而且围绕该物件组建起来的肉体,将不接受脑袋的指挥和支配。

结构主义恐龙级别的反对者,定居巴黎,并早于布罗代尔实施反击的著名独眼龙,让-保尔·萨特(Jean-Paul Sartre),在巴黎某个著名的街角蹙着眉头说过,在法语中,“黑”这个字眼的词根

① 参阅本雅明(Walter Benjamin):《巴黎,十九世纪的首都》,刘北城译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6年,第5页。

② 费尔南·布罗代尔:《论历史》,刘北成等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8年,第34页。

③ 尼克劳斯·桑巴特:《巴黎的学习岁月》,前揭,第6页。

并不是“黑的”。当然，也不一定非得是白的、红的或妖言惑众的其他色泽，只要不是“黑的”就行，只要不违反法语的构词原则就算过关。与此相反，小人社会却坐拥跟它的字义、语义完全吻合的词根。小人社会嘛，就像它的字面意思公开昭示的那样，总是板着扑克牌中的国王脸、王后脸或小丑脸，致力于阻碍每一个人接近他高尚、正派的愿望，破坏和侵蚀高贵愿望之达成的“波莉安娜假设”（Pollyanna Hypothesis），促成和呼唤小人社会的黑暗伎俩，以便完成对它自身的建设。毕竟人犯下的所有“罪恶”（evil），转身看，正好是为了艰难地“活着”（live）；“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”，则以模糊手段和目的之间任何形式的正比关系为筹码，呼应了小人社会的目的、心性 with 手段，也为结构主义者信心爆棚，平添了底气与筹码——因为再长的句子，也会迎来一个命中注定的时刻，并指向最大的人生利益和荣誉金字塔。尽管拉斯蒂涅跟他的纸上同胞——司汤达（Stendhal）虚构的于连——命运大致相仿，并没有在小人社会或阳的世界猎取成功，但这也或许更能说明问题。“一般”嘛，总是愿意饶有兴致地将自己建立在“例外”的尸体或废墟之上。就像浑身上下遍布宿命论基因的结构主义者暗中赞同的那样，在人能够迎头撞上的几乎每一个时代，成功都是值得追求和艳羡的，失败却不可能得到起码的原谅和同情，何况失败的整体中某些细小的组成部分，那些微不足道的散碎银子，还是某些“毵不啰嗦之人”^①主动自找的呢。而那些活了大半辈子，却自觉“没能为祖国、为人民做些什么，每思及

① 蜀语，此处意为没有追求的人。

此,都伤心欲绝”^①的阳痿、搞笑分子,确实值得各路强人或成功人士加以唾弃,并包裹在象声词“呸”组成的语义空间中。但在过于精明的结构主义和它的被掌控者看来,这一切,丝毫不影响失败和成功都为同一个句子所操控的实际情形,包括失败和成功认领的夸张容颜、阴沉心跳,还有它们因亢奋或怨恨惨遭扭曲的主动脉。“毬不啰嗦之人”败于结构主义者的长句人生观,是“合该如此”的事情——毕竟“存在即合理”的微言大义,早已得到了动力学维度上的精彩论证与繁复分析。

就像多灾多难的巴勒斯坦人总是习惯于苦中作乐一般,将“乐观的”(mutafa' il)跟“悲观的”(mutasha' im)爆炒、生煎为“乐悲观的”(mutasha' il)^②,我们的生活,总是倾向于“乐悲观”的“辩证”(?)特性,极具令人哭笑不得、欲哭无泪的“悲喜剧”(!)效应。那是一个不得不主动打翻自己的五味瓶,一把必须被我们顶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(The Sword of Damocles)。精研人类“恐怖史”的保罗·纽曼(Paul Newman)断言过:由于无边无际的原始恐惧,“人类说出的第一个词很可能是否定的。”^③他悲观透顶、拒绝给人希望和曙光看法与观点,跟浪漫主义者卢梭充满激情的语言起源论大异其趣。但很可能是纽曼断言过的宿命性,才暗中导致了我们的极具“乐悲观”特性的生

① 参阅佚名:《2010年最新搞笑语句》<http://tieba.baidu.com/f?kz=736951908>, 2010年11月11日访问。

② 参阅爱德华·W. 萨义德:《最后的天空之后》,金玥珏译,新星出版社,2009年,第25页。

③ 保罗·纽曼:《恐怖:起源、发展和演变》,赵康等译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年,第X页。

活，促成了我们必须认领的“悲喜剧”效应。对此，英国佬杜林（R.Dooling）提供的解决方案，只能被认作最无可奈何、也最为破罐破摔的解救之道。他很幽默地说，由于男子汉大丈夫在小人社会（或阳的世界）不好意思当众大哭，所以，当他们面对逃跑、哭泣或战斗等多项选择时，咒骂就不失为一种简便的“折中方式”^①。问题是：女人是否可以依靠随便大哭的特权，去扭转和涂改她们的“乐悲观”特性，去罢黜和打击她们的“悲喜剧”效应？在火爆、嚣张的阳的世界，是否当真存在一种女性主义的“悲喜剧”效应和“乐悲观”特性？

事实上，当黄帝追求垂裳而治的“华胥之梦”永久性结束后^②，与白天匆促、激昂的直立行走相比，与作为“折中方式”的“咒骂”相较，或许睡眠才是更值得追求的人生状态，也更适合失败者回忆。而失败者，不多不少，正是勒内·于热（René Huyghe）所谓“注重衰败中出现的新东西”^③的那个特殊人种。在按照某种特定比例微缩而成的进化树上，失败者只占据某个令人难以窥测的位置，宛若势利的地图上某个微不足道的小黑点。和大人物、成功人士、皇帝、土皇帝以及山大王们的珠穆朗玛峰相比，失败者的小山包只能是地图上毯不啰嗦的小黑点。而按照太阳的运转节奏白天工作、夜晚睡觉，实在谈不上人类最大的现实主义，这情形，恰如费尔南多·佩索阿（Fernando Pessoa）在他心

① R.Dooling, *Blue Streak: Swearing, Free Speech and Sexual Harassment*, Random House, 1996, pp8.

② 参阅《列子·黄帝》。

③ 勒内·于热：《画家学派的诗人》，波德莱尔（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）：《我看德拉克罗瓦》，毛燕燕等译，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5页。

爱的里斯本说过的：“我想要睡意临近之感，这种睡眠是生活的期许而不是生活的休息。”^①对此，古希腊的第一个个体诗人赫西俄德（Hesiod）提前给出了缘由：“黑夜属于快乐的神灵。”^②华兹华斯（William Wordsworth）也仿佛继往开来一样说：“甜美的夜晚，安然、随意 / 这神圣的时刻静如修女……”^③问题是，睡眠，广阔、迷人、幕天席地的睡眠，从来不是以萍水相逢的方式同我们相识，它更愿意和我们一起出生、一起成长，宛若“快乐的神灵”要求它做到的那样。

在 20 世纪中叶稍微靠后一点的巴黎，修辞大师罗兰·巴尔特报道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“修辞学在消亡……逐渐丧失了伟大的思想威信。”^④但这等令人沮丧的境况，不值得修辞学的反对者兴奋，也不值得它的膜拜者提心吊胆、满腹愁苦与哀怨，因为即便是低于地平线和海岸线的修辞学，依然会在它低矮和并不宽敞的领地内乐于承认：不是人的身体，而是身体的休眠状态，才从最根本的角度上属于我们，允许因过度奔波而疲惫不堪的“毳不啰嗦之人”，暂时放弃“拼一拼”的打算、计划、谋略和各式机心，何况睡眠从来不曾欺骗过我们——因为即便“矫称伯夷之人，梦

① 费尔南多·佩索阿：《惶然录》，韩少功译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20 页。

② 赫西俄德：《工作与时日·神谱》，张竹明等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91 年，第 22 页。

③ 参阅克林斯·布鲁克斯（Cleanth Brooks）：《精致的瓮》，郭乙瑶等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6 页。

④ 罗兰·巴尔特：《罗兰·巴尔特文集》，李幼蒸译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45 页。

中必露盗跖本色，言乎其不能假也”^①。睡眠和梦境一以贯之的诚实品格值得赞扬和激赏；而被君子和拉斯蒂涅们共同把持的阳的世界（而不是阴的世界），却总是在唆使“昼伪遏蔽，夜吐真情”^②的事例不断发生与轮回。归根到底，没有被修辞学染指的宇宙，不仅不值得一过，压根儿就不该存活——我们的修辞学终归是乐观和长寿的，至少超过了结构主义的寿命，更不用说昙花一现的结构主义者。虽然那仅仅是纯粹语言学意义上的喜形于色或暗自庆幸，并不能为人生内部的自相矛盾提供语义学上的任何解释，但足以让我们过于活跃的心跳得到安慰，获取从容、平静、安宁与和乐。

因此，面对寒冷、凛冽的现实，面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小人社会，聪明过人却郁郁不得志的曹植，才更愿意向往睡眠的甜美境界，宁愿向黑漆漆的夜间君主折腰致敬。在睡眠过于宽敞的边缘地带，陈思王酸溜溜地抱怨：“丹诚之至愿，不离于梦想者也。”^③要知道，曹植这话，可是说给他当皇帝的哥哥听的，目的是帝位角逐游戏失败后，诚心服输，以求保全小命。这情形，颇有些类似于《圣经》之所说：“因为血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”^④和血在西方的神学用途以及它的货币身份、购买力看起来非常相似，睡眠和梦想也能保全或赎回曹植的身家性命。十分幸运的是，无需刻意寻找，睡眠已经自动来到了我们身上，乐意为我们黄袍加身或黑纱罩脸。没有必要怀疑，睡眠是无可言说和深不可测的神安置在

① [清]王仕云：《出象评点〈水浒传〉》七十回总评。

② [清]潘德舆：《驱梦赋》。

③ 《三国志·曹植传》。

④ 《圣经·利未记》17：11。

我们体内一根看不见的引线，最初很长，接着逐次递减，直到在某些极端的时刻，没收了这根引线——俗称失眠；当然，最终它会达到无限，把你抛入永不醒来的长眠状态——是不是达·芬奇说的“幸福的长眠”，取决于你对劳动的态度，取决于你是不是拉斯蒂涅的变种或于连的亚种。神的意志凡人无从窥察，但睡眠确实是对白天、小人社会和“拼一拼吧”进行否定与扬弃（Aufheben）的敏感装置，是对夜晚实施颂扬的黑白广场，对应于我们内心深处芜杂的颓废感、挫败感，还有取之不竭的绝望感——即使在睡眠中，笑声也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曹植酸溜溜的语调值得后人同情。但我们仍然有必要感谢无所不能的造物主，因为他炮制的睡眠不仅诚实，还慷慨大度，不像尘世中的金钱，总是被迫在吝啬鬼的帮助和授意下，刻意维护、建设和强化它的小人风度。

但先于这一切到来的，是对睡眠予以坚决支持的动作 / 行为：身卧、眼闭，在心智周围竖起暗褐色的篱笆或高墙，还额外需要一道宽阔、深邃的护城河予以守护，以便身心处于相对安静和稳定的休眠状态。动作 / 行为不仅是各种身体征候的支持者，也是所有心理况味和胸中块垒的幕后推手，是一切人生状态的第一推动力，是看得见的上帝之手。令毳不啰嗦之人欣喜的是，中国古代不少大经大典，都曾明确提到过这一点：“睡，坐寐也，从目垂声。”^①和一“坐”下就“打瞌睡”的垃圾之“睡”、道德不纯之“睡”迥然有别，“寐”则“卧也，从梦省，未声”^②、“寐，昧也。目

① ② 《说文解字》。

闭神藏”^①。在充满稚气和茂密想象力的古典中国，“寐”才是真资格的“睡”、古典意义上的“睡”，散发着古汉语带来的甜美气息、古人嗓子眼里发出的婉转嚶鸣，经过数千年辗转奔赴与万里长征，最终，历久弥新、完好无缺地传染给今天的“睡”。对此，埃兹拉·庞德（Ezra Pound），一个纯种的美国佬，显然情有独钟：“中国颜色让我宁静 / 我觉得玻璃是邪恶的。”（Rest me with Chinese colors, / For I think the glass is evil.）庞德这样说，很可能因为单音节的汉语甜美得让人心“碎”和心“醉”，多音节的英语却更像“维也纳式的装饰彩色玻璃，令人眼花缭乱，扑朔迷离，心神不定”^②。但无论是古典之“寐”，还是现代之“睡”，“卧”都是必不可少的姿势，蕴含着睡眠彰而不显、保存至今的全部秘密，它们却在结构主义者的长句人生观中，没有获得任何像样的地位。犹如“中”国“中”学的“中”年语文女教师一样，结构主义者用纸面上的“谓语”一词，竟把“卧”的肉身状态与状况给彻底打发了——也就是说，以肉身作为根基的睡姿一下子从人间蒸发，再也找不到像样的蛛丝马迹。但揭开“谓语”的幕帐后，人们还是很容易发现：肉身状态的“卧”，仍然是对白天和直立行走的否定，是动作 / 行为上的返祖现象，也是对始基和出处的公开向往与颂扬——“卧”从肉乎乎、湿漉漉的性感维度，支持了睡眠中即将展开的一切行为。它是我们荒芜内心最好的动作性对称物；而它一门心思想要对称的，是我们对“黄金时代”和“小国寡民”的怀念，是对“拼一拼吧”的无限矮小化。所以，多愁善感、满怀悲悯之心的

① [宋]毛晃：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。

② P. Furbank, *Pound*, Open University Press, 1985, p.14.

契诃夫(Anton Chekhov)——我们身体和灵魂的共同医生——才深有感慨：“我到来世时，希望能够回顾一下我这一世的生活，说：‘那是个美丽的梦呀……’”^①智慧、悲悯如契诃夫者，恐怕不至于忘记，“美丽的梦”取决于甜美的睡眠，更取决于睡眠的甜美程度——它总是倾向于长翅膀的睡眠充任自己的底座和根基。在另一处，契诃夫还说：“我做了这样的梦：认为是现实的其实是梦，正像梦就是现实一样。”^②以契诃夫的仁慈和善良，他肯定知道：美梦不过是“卧”派生的珍贵植物，在忙于大口吞吐二氧化碳和氧气；它仅仅是二手的人生收获，是只具有第二性征的精美礼物。虽然美梦与现实难分难解，在过于敏感的人(比如契诃夫)那里还界限不明，虽然它从头至尾都在依赖、顺从和消费睡眠，但它缤纷的落叶，却无疑滋养了睡眠，润滑了培植睡眠的肉身状态的“卧”，而不仅仅是“卧”的书面概念。

智顗，南朝时一位持有特殊睡眠观的得道高僧，简洁、准确地将睡眠在动作/行为上的先后顺序一语道破。令人欣喜的是，他还别具慧眼地将心智活动跟睡眠死死绑在一起，比万里之外、千年之后的结构主义者高明得多：“心昏闇名为睡；五情闇蔽、放恣支(肢)节、委卧睡熟为眠。”^③瞧瞧，表面上简单至极、不值一提的睡眠，在深不可测的哲人眼里，该有多么复杂的动作程序，该涉及多么精微的灵魂波动，又岂是一个主谓宾、定状补齐备的长句能够总结和概括。那位高僧出人意料，又合于佛理地将“寐”分解

① 契诃夫：《契诃夫手记》，贾植芳译，浙江文艺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87页。

② 契诃夫：《契诃夫手记》，前揭，第9页。

③ [南朝]智顗：《休息止观坐禅法要》卷上。